

## 《聊斋志异·山市》之奂山名实考辨

王秀亮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30)

**摘要:**奂山,以蒲松龄《聊斋志异·山市》闻名,蒲翁还有数首“奂山道”为题的诗,而今人所谓的“奂山”只是一座远离奂山道的山丘,这是人们对于奂山的误读。根据《淄川县志》和古代诗文的描述,奂山是北至今周村区明水镇张家沟,南至今淄川城南镇西楼村的一座绵亘淄川城西、南北长近 20 里的山,含十几座峰头。盖因奂山庙会缘故,众俗误以为奂山就是庙会所在地的峰头。积讹既久,致有未予深察的读书人形诸文字,遂至谬讹流传,误读至今。

**关键词:**奂山;奂山道;误读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奂山,亦作焕山,相传明代以来山市屡现,地方文人多有记述,尤以蒲松龄《聊斋志异·山市》一文而闻名。蒲松龄同时又写过多首以“奂山道”为题的诗。今人一般以为奂山就是现在淄川经济开发区郝家村东北的一座孤立的山头。奂山以蒲翁之文而名,但是,今人认定的这座山头,显然与蒲松龄先生多次写到的“奂山道”不相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笔者试为考证辨析如下。

---

**收稿日期:**2012-04-20

**作者简介:**王秀亮(1956-),男,山东临淄人,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教授,兼奂山书院副秘书长。

## 一、何处是“奂山道”

虽然古语谓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之前，中国乡村地貌几千年间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所谓“山不转水转”，山形地貌更是极少变化。特别是道路交通，因为遥遥相续，在小农经济体制的封建社会，若无政府整体规划修缮，更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三百年前蒲松龄先生所行、所写的“奂山道”，事实上，直到上世纪中叶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它就是出淄川城西关，经过南苏村西的苏相桥，从烽火台与东侧峰头之间斜向西北翻过山岭至商家镇的这段山路。上世纪70年代的沥青路，就是在此路基上加宽而铺成的。这也是自古从青州及其以东地区，沿南线通往济南府的官道。这在古代《淄川县志》的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但是，也有人认为，可能蒲松龄的时代在现在的“奂山”前后本来是有东西通道的，只是后来毁弃、埋没了。我们从实地考察可知，今所谓“奂山”前后，确无东西通道。其实，清代去今未远，访之耆老犹可详言。其山前部分，正是从苗家窝至郝家村必须翻过的山梁。这一带自古是一片裸露的红砂石沉积岩，因为沉积岩不易渗漏，地表蓄水性能好，故虽山不高，却多山泉。山东坡有七星泉——从现在淄博师专校园区东北角至今犹存的一个泉眼开始，七泉联属，过苗家窝，迤逦曲折至灵沼村，形同北斗，汇成溪流，东入孝水，故当地人称此水为七星河，今淄川经济开发区的七星河路名即源于此。西边也有很多山泉，郝家村民饮水、灌畦靠的就是这些生命泉。雨季，这一带山泉淙淙，又十分幽僻，是文人墨客访幽赏泉的所在。有蒲松龄同时代的著名文人、清太史唐梦赉《苗家窝至郝家庄诸泉》诗为证：

雨馀度壑听潺湲，一夏山城近掩关。  
涧树经秋浮岸长，鸣泉出谷灌畦还。  
匡庐三叠石坪下，明圣诸峰天竺闲。  
久矣菟裘占此地，便来消夏亦银湾。

这首诗最后“久矣菟裘占此地，便来消夏亦银湾”两句，就是对此处地貌原始荒凉和幽僻的描述。古称老虎为於菟，皮衣为裘；“菟裘”即老虎皮，这里是指裸露的红褐色的沉积岩，多年风化形成道道斑纹，远望就像是虎皮。它多少世纪以来占据此地，从来没有改变。“银湾”即银河，在此消夏避暑可仿遥遥夜空里清寂的银河，也暗含把诸多山泉喻为银河繁星之意。这就说明，从苗家窝到郝家庄的一带山梁至蒲松龄的时代一直是一片原始面貌，幽僻清寂，只合寻幽探胜消夏避暑，断然没有什么“奂山道”。

该山头后面东北有山梁延续，西侧是一条山谷，山谷里有个村子，叫做“长远”，这是解放后新起的名。解放前，该村的名字叫“老鹅山沟”，意即偏僻至极，人迹罕至，只有成群的乌鸦构巢聚居。该村进城的唯一通道，是出村西南，绕至东商村东首再上东西官道。此处若能“有奂山道”，那是该村父老梦寐以求的福祉。

## 二、何处为“奂山”

要明确古代“奂山”的概念，要先从“山”字的本义说起。“山”是一个象形字，甲骨文、篆、籀以至篆书的字形都是三座峰头组成。而三的本意则为多。我们知道，“山”和“峰”、“峦”是不同的概念。“陆地上隆起高耸的部分”叫做山（见《辞源》），山上峭拔的顶部叫做山峦或者山峰。一体的隆起部分就是一座山，一座山可以有几座峰，甚至几十、几百座峰，远如昆仑山、燕山，近如泰山、鲁山都是如此。我们实地考察奂山，它也是从现在所谓的“奂山”北麓数里之外开始隆起，而“奂山”南面也一直是连续的隆起带，与淄博师专校内的所谓“双山”、其南边的烽火台（或称烟火台，台址尚存）以及双泉村南北几个山头都是一脉联属的。也就是说，现在所谓的“奂山”、“双山”、烽火台，其实同属一座山，它们只是几个不同的峰头而已。这样说来，对蒲松龄几首诗中“奂山道”的疑问也就豁然开朗了。

清乾隆版《淄川县志·山川》载：“奂山，县西十五里，南北亘城之西。南接禹王山，北去为明山，旧有烟火台，今废。有山市，邑人

多见之者，城阁楼台，宫室树木，人物之状，类海市云。”

显然，直至乾隆年间官方县志权威的“奂山”的概念都是包含今之所谓“双山”及其南面的烽火台等峰峦在内的。要按照今日所谓“奂山”的概念，方圆不过里把路，那只需要“在县西北XX里”这样表述就十分明确了。而“县西”、“南北亘城之西”，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整个城西部的这一片山岭都是奂山，不只是在城西北。“亘”字，意为“连接”或“贯穿”（见《辞海》），扩成现代双音节词为“横亘”或“绵亘”。它告诉我们，这座山南北有相当的长度，迤逦绵延若干里，是淄川城的西部屏障。从文中可知“烽火台”——今所谓“双山”以南，胶王路南侧的峰头尚属于奂山，更不要说“双山”。这里还明确交代了奂山南北的相邻两山：“南接禹王山，北去为明山”。明山，即萌山。考之实地，奂山山麓向北一直延绵到周村区萌山镇的张家沟。此沟为界，沟北面渐渐隆起连接萌山山麓；沟南面渐渐隆起为奂山，一直延绵联属到淄川城南镇西楼村南一带。“南接禹王山”一个“接”字，明白不过，奂山与禹王山是接壤的。禹王山是一座小山，在淄川城西南苏王村西、西楼村西南，西接三台山，北接奂山。如果以今之所谓“奂山”、“双山”的概念，“奂山”在“双山”以北，何以与“双山”南边十里之遥的禹王山相“接”。

此外，从当时很多文人诗歌文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眼里的奂山是包括今之所谓“双山”和烽火台等诸峰峦在内的一座体积很大的山。

清初王士禛《登焕山》有句：“横侧山容变，诸天上界分。”显然诗句脱胎于王维的《终南山》：“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上句是说峰头林立，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角度观看景象大不相同；下句极言山体庞大，不同山峰区对应天上星宿的分野不同。这句诗较之王维诗表达的意境显然更为阔大，王维诗只是说在分野上可分为二，而此诗则是说众多峰头对应多个分野，真个是气势磅礴！今人之所谓“奂山”只是一个孤丘，然诗人夸张，可以夸小为大，但不能无中生有，何以造出若干峰头照应“诸天界分”。

清人王久琨的《焕山山市》诗,开头描述兔山:“焕山山色腴不竭,双峰刺云插天缺。”“腴”即丰腴,是说山体峰头迭起,呈现视觉的丰厚可观;“不竭”即一望无际,今之所谓“兔山”孤单一个山头如何当的。其“双峰”更是今之“兔山”概念所无。这里的“双峰”显然是指今淄博师专校园中的“双山”。也就是说,在这首诗里,今之所谓“双山”,不仅是兔山的一部分,而且是兔山的标志性峰头。

蒲松龄《兔山小憩》“五年不践兔山道,乍到山头路欲迷。”也从侧面表现了兔山峰头林立、道路错综的景象。另外清人张绂《兔山山市》写他在孝水西村村头望到西北的山市,显然也是描述的“双山”前后这一片空间。因为,从孝水西村——今西关村村头附近遥望,今之所谓“兔山”,是大部分被挡在“双山”后面,仅见一线山顶。

简括言之,依照乾隆版《淄川县志》所描述的兔山概念:北起周村萌水镇张家沟,与萌山相邻,南至淄川城南镇西楼村,与禹王山相接,包括今之所谓“兔山”、“双山”及烽火台等十余座峰峦,南北连亘近 20 华里,山体颇为庞大。清代蒲松龄等人的多篇诗文也提供了相应兔山概念的丰富佐证资料。

### 三、“兔山”何以被误读

兔山概念被后人误读为今天兔山北部的一座小山头,恐怕与兔山的标志性主峰“双峰”被呼为“双山”直接相关。至于什么时候开始,把兔山上并列的山峰误称为“双山”与兔山并提,可能已经很难考证。但是至少在蒲松龄的时代,就已经有人把兔山的双峰称作“双山”了。在与蒲松龄同时代并与之具有交游关系的一位贡生赵金昆笔下,就已经出现了“兔山山市”出现的具体方位“在焕山之南,双山之北”这样的说法。这也应该是现存最早把“双山”与“兔山”并提的文字吧!这种错误的形成恐怕也与作者学识有关。比如,古代县志多是延请饱学之士乃至当代大儒主持编修,如清代淄川县志就曾请太史唐梦赉主持编修。在明清县志中,兔山的概念是符合古人命名的。蒲松龄、王士禛等人的诗文中,兔山的概念也是符合古人命名,包括今之所谓“双山”、“烽火台”在内的。蒲

松龄从所谓的“双山”前的官道上经过，却写“奂山道”，不写“双山道”，恰见其在“奂山”这一概念上的明确态度。

奂山，也写作焕山。其实，“奂山”和“焕山”的用法，也一定程度地体现着文与俗的差别。在蒲松龄的同时代，多有人把奂山写作焕山（如上例），而蒲松龄则都是写作奂山。因为，从文字学角度来看，“奂”就是“焕”的本字。最早出自周代《礼记·檀弓下》的“美轮美奂”一词，“奂”字表示的就是“焕”的本意“光明”。因此，“焕山”写作“奂山”更见其古雅。由此看来，至今仍有人为“奂山”还是“焕山”争执不休，也是很没有意思的。

以作者的揣想，奂山的概念由一座南北连亘近 20 里的山脉，误读为一座方圆只有数百米的孤立山头的过程，大概有这样两个原因：其一是奂山山脉的隆起较为平缓，所以南北十几里诸峰一体的感觉不是十分鲜明；其二则是与奂山庙会的兴起有关。明代以来，因为奂山出现山市，名声渐远。明代佛教盛行，人们认为这座山很有灵异，于是山上庙宇兴起，随之有了庙会。今人称之为奂山的这座峰头，也是主峰以北最高的峰头，古人以北为上，面南为尊，所以就把山神庙建在此峰上，况且这也是相传多次出现山市的主要部位。众人年年到此赶奂山庙会，久之，便以为奂山就是这一个小山包。相沿既久，以非为是，约定俗成，进而生出了“双山”之类其他山头的命名。如蒲松龄之类的饱学之士，尚能守其本意。学识稍浅的人，难免失于深察，率然形诸文字，致使误读流播，后人再难寻其概念本真。

但是，从现在的淄川地区电子地图和纸质《淄博地图》来看，奂山诸峰峦，除了一个所谓有案可稽的“双山”有标志，包括烽火台在内，其他的峰头尚无明确标识。这实际上说明，对于“奂山”概念的误读，至今尚在形成过程中，只要消除了“双山”这个称谓，——按照古人诗句保留的信息，恢复其“双峰”的称号，便可顺理成章恢复奂山的本来含义了。

但是，这个“顺理成章”还需要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 参考文献:

- [1]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2]淄川县志[M].清乾隆版.
- [3](清)张鸣铎鉴修,蒲喜章整理.淄川县志[M].淄博:淄博市新闻出版局准印,2002.
- [4]赵蔚芝.蒲松龄诗集笺注[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 [5]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6](清)唐梦赉.志壑堂诗集[M].

(责任编辑 魏 静)

---

(上接第 63 页)

砖、钢筋缠颈、铁指断石,在搏击之中可护体闭穴,力道惊人。蒲翁通过生动的实战把这种功夫写得活灵活现,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果不是对传统武术的浓厚兴趣,是断然拿不出如此真实的写照的。

在《捉鬼射狐》中蒲松龄记述了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同里前辈赵公,不信邪,不怕鬼,面对鬼怪“捉刀登阁,且骂且搜”。篇末异史氏曰中说:“予生也晚,未得奉公杖履。然闻之父老,大约慷慨刚毅丈夫也。观此二事,大概可睹。浩然中存,鬼狐何为乎哉!”原来蒲松龄一直崇尚敬仰这类一身浩然正气的英雄人物啊!我们终于明白了蒲翁心底的豪侠情结,这对于大半生沉浮于科场的穷书生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是一种理想主义情怀的体现。《聊斋志异》中这些武林高手的存在不仅丰富了“聊斋”人物形象画廊,使我们窥探到作者蒲松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也增加了我们阅读时的多层次体验。这也许就是《聊斋志异》永恒魅力的所在!

(责任编辑 李汉举)